

郭注莊子

四

服部文庫

イ 17

2043

4



117
2043
4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郭象注



駢拇

外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

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後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

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

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多方乎仁義而用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喻不能長人香短人
是以言長而位顯
短者

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與物冥者

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

與物無方。而各正性。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

之隆。即不可以相歧。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

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

多。而任其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是故駢於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性命不得。不。非。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

於仁義之行。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

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夫可

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

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

離曠。性聰明。乃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是亂耳目之主也。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

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樂。而必慕曾史。則曾史

之簧鼓。天下使其失其。駢於辯者。纍瓦結繩。臧句。遊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跬音企也。敝也。

南華經

卷四

馬蹄所謂是也

一

楊墨是已

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

墨乃亂羣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此數千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巳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故合者不為駢

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合者不為駢合乃謂

駢為而枝者不為駢以合正枝乃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乃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

正彼而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一身之憂曰憂多矣曰
患林之蒿目其目是
欲閉而不閉則其健蒙
茸然故曰蒿目又云
蒿目百拙坐憂憂德
之意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謂長有餘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之情性但當任之耳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

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

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

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

拯之也然今世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夫富貴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

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及彼以饗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

愚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

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故古今不二不可虧

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使天

下惑矣仁義連連祇足以大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

西易方於禮未廣於仁尚義失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合萬理皆

當者非仁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

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

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

恒由仁義則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

情而天下之具也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

性固以異矣

槃蔽也夷瘠也

以死隨死曰殉
已殉曰
上台朝
初少氣而養度

不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所謂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謂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所不得已或小人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

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鴻居而齧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

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槃夷

禿歷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

而神氣無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故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

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

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

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

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

皆由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于無為而成

則絕尚去其而只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

子小人曰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

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吾所謂臧者非

所謂仁義之謂也在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

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

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

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余愧乎道

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真復之無迹故絕操行

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及至伯樂曰我善治

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專編之以卑。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饑之渴

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

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在駕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

四言雜之六

國者

接乎八荒之表。而眾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

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

何其往而不返哉。斯陶者曰我善治埴。埴者中規

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

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

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

性。吏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也。乃善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

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

守

斯道者無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

為之至也人之所欲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茫而自得也則與一世而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性而止無吞是故禽獸可

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同乎無欲是

謂素樸欲則離性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及至

以飾也

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蹙蹙為

仁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蹙蹙為禮

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

有斯弊吾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若是何哉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

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

則有可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

尚之迹聖人

蹙蹙用刀之白蹙蹙於
何也蹙蹙蹙蹙之負
也蹙蹙曲秦之行也行
仁義也
犧樽酒器刻為中有
以祀宗廟也珪璋執
禮珠也

不之小獨倪睥睨也
豈立而睥睨也
陸云睥睨也
倪曲其頸也
世曼突也

敗金布也

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
之性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應而馬知介倪闔
扼驚曼詭御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此民之真能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迷之可
尚也

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固音保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鑄之不固也然則鄉
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
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
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田成子奪大夫陳桓也故仲子
世孫哀公十四年陳桓也故仲子
簡公割乎手到即邪自
為封也至國皆公和
近齊康公故仲子也
成王世為齊侯通計十
莊子宣王之時不數宣王
故也也以公量卿以私
重值以懷以民是善也
籍也 對國之人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
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
之具也矣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平無方
無方主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
其聖
去乃無以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
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
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
足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

聖人以仁義為至則
天下無敵合仁義盜則
亦天下無敵以守大盜
也胞音能也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其弘施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
亂之
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抗者皆
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
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
而反為盜資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唇毛齒寒，度之親之，謂也。邯鄲，趙之城，昔楚之宜王，朝以魯之恭，公後至，而獻酒薄，宜王怒，將辱恭，以之曰：我周之，後行天下，非動有，固室，今送酒，失禮，方責其，傳，乃不，是子，遂不，辭，宜王怒，自兵，行魯，王怒，恒欲行，劫，畏，救，魯，期，今，在，定，魯，自，有，夏，遂，困，耳，草。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由天下之知

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

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

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

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

其知，何其迷。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而失致哉。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

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

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

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

聞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拓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

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

欲，此所以培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

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開邪存誠，不

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

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天下

平而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

而樂跖之徒，亦資其法，所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

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

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小盜之所困，大盜之所資，而

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

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

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

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

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

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

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

也。故絕盜在賤。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貨。不在重聖也。

可以示人。魚失淵則向人貪。利器明。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真物

猶迹耳。可執。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故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擿玉毀珠。小

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所賴者。則無。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

無自失。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

之言也。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

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

含量明自得

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

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

毀絕鉤繩而棄規

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音之也

各自為其巧也

故曰大巧

若拙。

夫以蜘蛛蛄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

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

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

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

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

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

指可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

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

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

彼人含

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燔亂天下者也。

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

彼為亂主矣夫天下法之所無用也。

若夫法之所

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

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

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

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叛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

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足以紀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後廢則無時。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

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

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

頡滑不正之語。格解頡詭也。

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許信也。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

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是之所由生也。是

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備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喘更激息而重初。世啗牛之類。

好知之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

故君人者胡可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舍夫種種之

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

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噶噶以已誨人也。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

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

不淫其性。

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

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

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

喬尚高話，窮本
世阜難及也，執事不
群也皆非常之行也

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
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
時之節差，百度昏。使言謂之也於是乎天下始
喬喬，高也。卓，驚也。卓驚而後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

乃善故賞，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仍止，故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

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

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
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而且說

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

皆川云：言肉卷，謂
者拘束在義，禮樂
愴，憂傷，懷世謂
馳，其聰明，聖和，况
註：過而不留也

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

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天下將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

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齟齬

愴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而天

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

復尊之，以為貴，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

皆川之主藏所之藏白言
視聽思

陸子主藏分解土性也
秋子居曲礼所謂生如尸
也龍文家也尸居魚為而感
儀可法自然有定也淵深
也靜也然不言也雪無感動
人言也不言也德動人也

去也乃珍貴之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

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而

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動而天隨

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

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下因殺

排進乃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劇彫琢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

全其朴則何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俗風

之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

天而踴躍也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弊所不為

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跛而債驕債驕者不可禁之勢也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撓人之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

廉利劇剖也

心必自殞之是亦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涇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

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

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

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

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哀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

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

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斬錮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珠彫

性命遂至於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

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夫故

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

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

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舛飾其性以

眩惑眾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術

揚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

刑人卑多而性之相空對也

爛漫雜亂之意
此六物刑戮之具
仁義起而刑用在

刑人卑多而性之相空對也
用力也
則足指

施也
品罪而
天下服
有本矣
之謂也
今莊周
換改而
作文妙

朱註：魚愧者不知前日非，不知耻者則不改後未之轍也。

接音接也

臂乎極桮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獲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耻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術，楊榘也。仁義之不為極

桮鑿也。術，楊以桮榘為管，而桮桮以鑿桮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

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

作，則術楊桮桮廢矣。何鑿桮榘之為哉。焉知曾史之不為桮跖嚙矢也。

嚙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桮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去其所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從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

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而所謂質也。

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侯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

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

久長。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

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

無物，而物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

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任其自動，故間目靜而不天也。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

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慎女內。

全其真也。

閉女外。

敗。

知無崖。

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

極。

林云：至陽始大明也。至陰之始，而幻可也。原，初也。天，明也。大虛，上也。而幻，實之明，無極之始也。

陽動陰寤，至人動應，時智也。如日月之大明，至陽也。木降，而遂故出，云至陰原，亦攝。遂故，乃入。

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夫極

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但當任之。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

乃能及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無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徒見其

得吾道者，上

為皇，而下為王。

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

故俯仰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

女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與化俱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在

當我緝乎

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乎

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止不動也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

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林曰執掌于紛固也無妄真也旋于紛固之中而觀其真不得巨於民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

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

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猶

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

皆自朕又何知以新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

陸三歲百玄天冬至
是月有玄天晦日是
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

止作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

則情不逆而經不亂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離其所以

玄默成而自然得也逆物之情則

也靜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意治人之過也夫

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有

言治人之過深也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

者其唯不用心乎夫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大同乎

津溟自然之氣與物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忘萬物云云各

林三律道色形無影亦有句云云

高俊也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知而復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闕問

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知而不默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

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出

也構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衆

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

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衆、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

而爲衆主也。吾人功不蓋爲天下、吾人固是則也、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而欲爲人之

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爲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

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

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

利、豈爲之哉、因天、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下之自爲、而任耳、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

喪人之國也、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

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悲夫、有土

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夫有大物者、不可

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不能物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

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

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

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爲、故獨往

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

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

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

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

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

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

也、

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為天下配。

問者為王處乎無嚮。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

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以遊無端。

與化俱出入無旁。女同無表與日無始。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

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

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

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

賤行仁義禮君臣之人者不離有為之君子也

義主分別。居物宜非真誠也

夫物積則加厚。無已必偏也。禮節制之。所以使中者。禮也。雖不以積節於物。無禮所施也

者尊。此必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然之符也。

故不可不為。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麤而不陳。妙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節而不可不積者

禮也。夫禮節者。慮於係一。故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也。事之下者。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

一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非天泥不神哉。故聖人

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虛空。出於道。

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

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

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

至不察則不見。故區

人三年

於道而不謀

所以為易

會於仁而不恃

恃則薄於

或云薄者薄之薄也非道
義言義於道遠薄也
故薄義而勤積而不使
近乎道也
陸曰薄者過近之義也
近於義而非集於義也

義而不積率性居遠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接

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不自任齊於法而不亂非由忌諱

御粗以妙特於民而不輕特其自為耳因於物而

不去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

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虛

不明自然則有為物則事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

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

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

不可同日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

而論之也之位亂矣

